



职场故事

小灿

□杜自霞

主任推开门，他身后站着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，学生头，一副羞答答的样子。主任说：“这是小灿，刚大学毕业，考入我们单位，分到我们科室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就成为我们这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”屋里的几个人起立，鼓掌欢迎，慌得小灿忙不迭地给我们鞠躬，待她直起身，脸早已灿若桃花了。我和刘姐去帮忙整理那张堆满了报纸和杂物的办公桌，小灿赶忙来阻止：“我来吧，我来吧。”刘姐说：“你歇歇，我们知道这些杂物该怎样处理。”小灿站在那里，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

小灿工作很积极。因为顺路送孩子上学，我每天不到八点钟就到单位了，以前总是单位里的“第一名”，可小灿来了以后，我到单位时，她已经把办公室打扫完了，给暖瓶里灌满了水，把我们几个人的办公桌也擦了一遍，甚至帮我们吧桌边的垃圾筐都给清理了。我说：“早上干吗不多睡会儿？”她笑了：“习惯了六点钟起床，吃过早饭没事就来了。”最初，我们对小灿无微不至的“服务”很不适应，但渐渐也就习惯了，如果小灿出差了，我们就喝不上开水，办公桌也变得凌乱起来。

我们科室是局办公室，电话较多，铃声一响，我们几个人常无动于衷，总是小灿抢着去接，用标准的普通话详尽地解答来电者的问题。一次，有个长途电话打进来，询问局长的电话。小灿很热情，把局长的座机和手机号码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人家了。我提醒她，领导的手机号通常是保密的，不能随便告诉别人。小灿红了脸，吐吐舌头说：“是这样啊。”

可小灿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一天，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来找局长反映问题，小灿满脸笑容地接待了他，然后热情地搀扶他去敲局长的门。我连忙给小灿使眼色想阻止她，这个老人是老上访户了，领导想躲还来不及呢。小灿还真的帮老人把局长“堵”在了办公室。不久，主任就找小灿谈话了，回来时，她的眼睛红红的，伏在桌子上半天都没动静。

祸不单行，不久后的一天，小灿在擦拭窗户时，不小心把窗台上的一盆水仙的花盆打破了。主任爱花，窗台上的花都是他养的，平日里浇水剪枝，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小灿知道自己闯了祸，主动找主任认错，主任黑着脸说没事没事。小灿说：“我去买一盆吧。”主任连连摆手说：“不用，不就一盆花吗？”想想主任那张能拧出水的脸，小灿还是到花市去买了一盆水仙。小灿想着主任的脸能晴转多云，谁知见到那盆水仙后主任的脸更黑了。小灿百思不得其解。我提醒她：“主任不让买就算了，现在你钱花了，倒显得主任小肚鸡肠。”小灿的嘴巴半天没合拢。

此后，我送完孩子到单位，又成了“第一名”——小灿还没到呢。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又开始轮流打扫卫生、提开水，至于办公桌和垃圾筐，还是各人收拾各人的。电话铃响了，小灿低头忙自己的活，充耳不闻。

一年后的一天，主任推开门，他身后站着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，学生头，一副羞答答的样子。主任说：“这是小美，刚大学毕业，从今天开始，就成为我们这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”屋里的几个人起立，鼓掌欢迎，慌得小美忙不迭地一一给我们鞠躬，待她给小灿鞠躬时，小灿的身子微微地晃了晃。

温馨故事

不上锁的门

□魏炜



雅琦 绘

当年，高志远向韩美娜求婚时，韩美娜提出一个条件，家里所有的柜子和抽屉都不能上锁，他单位宿舍的门和柜子、抽屉也不能上锁。高志远虽然觉得这个条件有些特别，但还是答应了。

他们布置新房时，很多家具都有锁，当然不能把锁撬了，就让钥匙在上面挂着。

高志远在政府部门上班，三五天就要值一次夜班。单位里有宿舍，他宿舍的门上有锁，宿舍里的柜子和办公桌也有锁，他答应韩美娜的条件以后，就把能拔的钥匙都拔了下来，不能拔下来的就在上面挂着。

开始他以为是老婆关心他，毕竟是个大男人，有些懒，屋里有些乱，老

婆经常过来，帮他洗洗衣服，收拾收拾房间，间或给他送来饭菜。后来有同事跟他开玩笑说，你老婆经常来查你的岗啊。他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老婆不让他锁门，原来还有这层用意啊。他就笑着说，查就查呗，咱行得端做得正，最不怕查了。

他宿舍的门不上锁，同事们都愿意推门进来，聊聊天或是打打牌，忘带钥匙进不了自己屋的，就在他床上睡一宿，甚至翻出他的充电器给手机充电。后来单位提拔副科长，他的群众评议分数最高，被提拔理所当然。

管后勤的人说，该给你宿舍的门上把锁了，毕竟是领导了，这么开着门，不太好吧。他却说，不上锁，就开着吧。门开着，大家也就不把他当领导，还是像以前一样，随时都可以到他的房间里来。倒是他老婆很少来了，家里添了孩子，她整天忙不过来，累呀。

后来单位有个新分来的女大学生，对他一见钟情，经常往他房里跑，关上门，说些暧昧的话。他也有些把持不住，但同事经常撞进来，破坏了氛围，私密的话就难说了。单位里有些风言风语，却没人信。大家都说，高志远的房门都没锁，谁都能进去，他能做什么呀？他清醒过

来，离那女同事远了，这个故事就成了一段小插曲。

高志远当上科长以后，管后勤的人再次说要给他装锁，他摇了摇头。后来，他当上了处长，管后勤的人又说要给他装锁，他还是拒绝了。房间里没锁，大家还是可以随便进来，有时候他会在宿舍里写工作材料，难免被人看到，他总是写得公正正的，谁看了都不会说什么。大家又说，他这碗水，端得平啊。

当了局长，他连办公室的门锁都给撤掉了。有人有求于他，拎着大包小包进来，他就板着脸说：“你存心害我不是？我这儿谁都能进来，大家看到我这儿有这么多好东西，我自己又买不起，那还不是受贿来的？”一个商人想承包局里的一项工程，悄悄塞给他一张金卡，他使劲地摆手说：“你可别吓唬我。这么多年，我都养成习惯了，门不上锁就睡觉，这叫‘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’。你给我这么多钱，我就该怕‘鬼敲门’了。”

高志远退休了。他定了一桌酒席，把全家人都叫来了。他看着围坐在桌边的家人，幸福地微笑着。等儿子给大家倒满了酒，他端起酒杯，感慨地说：“今天这第一杯酒，我先敬我最爱的老婆，韩美娜同志。要不是她当初给我定下的那个结婚条件，我走不到今天，没准儿早就成了贪官进监狱啦。今天，我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”

孩子们一愣，忙问他是什么条件，他就说了老婆不让上锁的事。大家于是好奇地问韩美娜：“为什么不让上锁呢？”韩美娜微笑着说：“我当初没想那么多。不让他上锁，是想让他跟我没有隔阂，别看一把锁很小，可它一旦锁上，那就是锁上了心门。正因为我们时常交流，心意相通，互相珍惜，才走到了今天吧。”

高志远笑吟吟地跟他老婆碰了一杯酒，然后一口干了。韩美娜也没犹豫，一口也干了。真是感情深，一口闷呀。孩子们愣了片刻，忽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……

可系故事

忘不了

□王世虎

同事小黄今年28岁，长得一表人才，工作认真，有上进心，可就是性格比较内向，所以找对象的事也就耽搁下来。

两个月前，小黄忽然兴奋地对我们说，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阿娟的同城女孩，聊得十分投机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很快，小黄就和阿娟确立了恋爱关系。

那段时间，坠入情网的小黄每天都要给阿娟打好几个电话，而且一聊就是半个小时。一到周末，两个人就腻在一起，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别提有多甜蜜了。

这天，我刚走进办公室，就听对面的刘姐说，小黄和阿娟分手了。只见小黄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桌前，两眼无神地盯着电脑屏幕发呆。我问小黄：“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分手了呢？”小黄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她嫌我挣钱太

少，而且不够浪漫，又找了个男朋友！”

原来如此！我安慰小黄：“没关系，过几天我再给你介绍一个，绝对比你小娟漂亮一百倍。”

“就是，这么功利的女孩子，不值得你伤心，忘了她吧。”刘姐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忘了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！”小黄摇头叹息。

没想到小黄这么痴情，我说：“小黄，感情的事不能强求，只有忘记过去，才能开始一段新感情。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！”小黄急得都快哭了，“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和小娟谈恋爱的时候，送给她的笔记本电脑、数码相机还有苹果手机，可都是刷信用卡分期付款来的啊！以后每到月末，我都会准时收到账单，你们说我怎么可能忘了她呢？”

表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，我便是她在城里的唯一依靠。姑父常从乡下打来电话：“你表妹也老大不小了，她的婚姻大事你可多操心！”

说实话，表妹人长得漂亮，工作单位也不错，要说谈对象应该轻而易举，但是姑父的一个要求让人犯了难，他说：“我在农村吃了一辈子小户人家的亏，女儿找婆家对方贫富不说，但一定得是大户人家。”表妹是孝女，在择偶问题上很听父亲的话，因此始终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。

我为表妹的婚事发愁，她正好兴冲冲地打来电话：“明天陪我去相看一下吧，我终于找到合适的人了。”我高兴地说：“你是怎么找到的？”她嘿嘿一笑说：“没想到网上一征婚，问题就解决了。”

第二天我陪表妹去相亲，还别说那小伙子给人印象蛮不错，表妹也和他十分投缘。我问小伙子：“听表妹说你是大户人家的？”他听后点了点头。我说：“如此说来你们兄弟一定不少吧？”他说：“就我一个。”我说：“要不就是你父辈兄弟多。”他摇了摇头。表妹疑惑地问：“你在网上不是对我说，你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吗？”小伙子笑着说：“是呀，难道你没看过《百家姓》吗？我们姓王的确实是全国第一大户啊！”

大户人家

□王思亮